

〔台湾〕金 庸著

黄龙豪侠传

下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黄龙豪杰传

〔台湾〕金庸 著

下 册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
吉图字:07—1996—048

黄龙豪杰传(上、下册)

[台湾]金庸 著

责任编辑:山野

封面设计:廖 铁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21印张 4插页
(长春市人民大街副136号) 390000字

河南省新乡市印刷厂印刷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0000套

ISBN7—5387—1027—2/I·984

定价:本套定价:29.80元
全套定价:320.00元

一七

尤月桂也不和他们去争抢上风头，道：“林洋，看来咱们是有志一同罗？你那个是那里来的？”

林洋道：“你那一个呢？”

尤月桂道：“就是郭岛给的。你那一个呢？”

林洋心道：这小子真有办法，两个都是他的，差一点被他独占，大概再一迟延，别人就白忙哩。他道：“也是在他身上得到的。”

尤月桂一怔，暗暗骂道：“好小子，原来你使诈，只给我一个，另一个又被别人抢到手，看来老娘毒你一下算是毒对了。小鬼头！看我会饶你？”

尤月桂道：“不可能，这小子身上只有一个。”

林洋冷笑道：“尤月桂，咱们打个商量如何？”

尤月桂道：“说说看。”

林洋道：“关于两个荷包的事，相信很多人都知道，只要两个一到手，就有个使者来带到某一地方，可以获得一部武林奇

书《太阳混元经》。但现在东西在我们二人手中，一人一个，如果各不相让，谁也得不到好处，所以我建议，咱们二人合作。”

尤月桂道：“好办法，我十分赞成。两个荷包，由我一人保管，使者来了，由我跟去，你如不信可以暗暗跟着，待《太阳混元经》到手，你我共研。”

林洋笑笑道：“我的意思是，由我来出头，两个荷包放在我身上，如你不信，可以在我身上下最毒的蛊，如果我事后失信，我必死于你的毒蛊之下。我觉得这办法比较公允可靠些。”

尤月桂冷笑道：“你的如意算盘打得真不错，你们阴阳门人多势众，我的人手少。可是我要告诉你，我尤月桂也不大好赚。”

林洋道：“这么说我林洋就好赚罗？”

尤月桂道：“林洋，你大概还没尝过我的毒物的滋味，告诉你，上风下风在我来说都差不多。”

林洋道：“这个我知道，但是，你的毒虽厉害，也未必就能独霸，到目前为止，你也没有‘毒’霸武林吧！”

尤月桂道：“那就要试试看了……”

虽说不在乎上风下风，双方还是在游走抢上风头。

郭岛看到这里，急忙出屋自另一边溜了。他实在不必在此看他们拼斗，反正他的蛊已经消除了。

他回到小客栈，小伞还没回来。

他恐怕她已来过，没有找到他上街找去了，就问伙计，伙计说是没看到有个少女来找他。他等了一夜未见小伞，第二天

又等了一上午，知道小伞也许碰了钉子。本来嘛，金老头是西夏奸细，怎会救他？

好在他已经好了，就上了街。他这几天看到一干黑、白道成名人物都在争抢荷包，十分厌恶，而且对所谓黑、白道的分野，也就难划界线了。

加之尤月桂和林洋的强抢豪夺，忽然使他产生了促狭的鬼主意，他又找到了那个皮匠。

郭岛道：“师傅，又要和你作一笔生意。”

皮匠道：“是不是又要作皮荷包？”

郭岛道：“是的，不过这一次要多作几个。”

皮匠道：“小兄弟，我真不懂，你做这么多的皮荷包干什么？是不是送给女朋友？也不要这么多呀！”

郭岛道：“女朋友多，一人一个，总不能厚此薄彼是不？”

皮匠苦笑道：“小兄弟这次要做多少？”

郭岛以两根十指交叉一起，皮匠失声道：“十个？”

郭岛点点头道：“师傅，你如果愿意做，价钱还是一样，但品质也要一样，绝不能让人看出有什么不同之处。”

皮匠当然愿意做，因为每个皮荷包比做两双鞋子还贵，自然划得来，就收了订金，五天交货，再银货两讫。郭岛回店等小伞。

晚上，小伞匆匆赶来，郭岛见她那焦灼、关切的样子，内心十分感动，心道：你如果不是西夏人有多好？为什么一些好

女子都不是本国人？

郭岛握住她的手，道：“小伞，真谢谢你！是不是没有弄到手？”

小伞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是的。”

郭岛道：“既然弄到手了，你为什么的不乐？”

小伞道：“尤月桂骗了你，她虽然善使百毒，但没听说善下蛊，你八成上了她的当并未中蛊。”

郭岛一怔，道：“我没中蛊，为什么运气这儿会痛？”他又运了一下，本来不痛了，这工夫又痛了起来。

小伞道：“她八成使你中了毒，而不是中了蛊。”

郭岛心中骂道：“这两个老王八蛋，一个骗我中蛊，以荷包向她换解药；另一个林洋也以假解药骗我，使我暂时不痛，显然他也知道尤月桂那老邦子不善下蛊，却不说穿。你姐！看来我叫你们玩命是做对了。”他道：“你爷爷说她不会使蛊？”

小伞道：“我爷爷说，谁都知道她善使百毒，没有人听说她也会下蛊，八成是瞎咋唬骗人的。”

郭岛道：“你爷爷有没给你解药？”

小伞道：“本来我说是我中了蛊，我爷爷一试脉就说我未中蛊，后来我说是友人中蛊，向他要解药，他说尤月桂九成九不会下蛊。”

郭岛道：“可是我现在又痛了！”

小伞道：“我带你去见我爷爷好不好？”

郭岛道：“他似乎并不喜欢我，未必肯治。”

小伞道：“如果我求他，他一定肯治，走吧！不管是蛊是毒，拖延总不是好事，现在还痛？”

郭岛道：“不运气就不痛，一运气这儿就痛。”他指指右腹部。他现在恨透了这些老家伙。

小伞道：“我爷爷说那部位是肝胆，要是伤了肝胆就不好治了。所以有病一定要尽快把它治好。”

郭岛道：“小伞妹子，你对我真好，不知将来如何报答你？小伞妹子，如我不去，只说我这里痛，你爷爷会不会给我解药？”

小伞道：“我爷爷会说不亲自看看试试脉，很难下药的，也不知道是中的什么毒？事实也是如此的。”

郭岛道：“你就照我的话说给他听，右腹上部运气就痛。”

伞道：“小岛哥，你似乎很不喜欢我爷爷。”

郭岛心道：你爷爷是西夏人，想对大宋不利，我爹虽然叛大宋，却不是叛了大宋的百姓，而是不喜欢宋朝皇家那些窝囊废。你怎么会知道？

郭岛道：“也不是不喜欢，而是发现他也不怎么欢迎我。”

小伞道：“好吧！你在这儿等我。”

郭岛道：“在这儿不安全，我要换一家客栈。”

小伞对金燕九说了友人的伤势，金燕九道：“是什么朋友？是男是女？多大年纪了？这是要弄清楚。”

小伞心道：这些是非说不可，但年纪不须全对，关系可以

胡扯，只是男女不能乱说吧？但她知道要是孕妇，服药就有很多忌讳。如非孕妇，男女在药物上是无甚差别的。

金燕九在喝茶，也不看她，小伞道：“她是个二十左右的少女，是汴京人，我们是朋友，她家开酒坊。”

金燕九道：“官酿还是私酿？”

小伞道：“百姓酿酒自然是私酿了。”

金燕九道：“据我所知，东京私酿只有佟大川一人。”

小伞道：“爷爷认识佟大川？那太好了！这位朋友就是佟大川的女儿，她叫小喜子，也许爷爷见过她的。”

金燕九忽然移过目光，看了小伞几眼。

他本来是不相信的，但小伞也不单纯，她相信郭岛的话，金燕九不喜欢郭岛，她也看得出来，她说这谎言，活龙活现，越是金燕九认识的人，她越要说谎，她不以为金燕九会亲自去问佟大川，是否真有这么回事儿？

金燕九道：“她一个女娃儿，怎么会惹上尤月桂这女人？”

小伞道：“本来小喜子不会的，他有个哥哥佟海，绰号‘猪鼻’，这个年轻人流里流气地最爱惹祸，而手底下却又不怎么样，他骂尤月桂是虔婆，结果惹怒了她，佟海跑得快，他妹妹却遭了殃哩！”

这套词儿还算贴谱，金燕九道：“也不是什么剧毒，我猜想不过是‘百日痛’罢了！中了此毒，百日后就慢慢好了。其实不治也无所谓。”

小伞道：“还是治一治吧！痛起来可不得了。”

金燕九道：“你说过她是个少女，只要不运气就不会痛的。”

小伞道：“她会武功，怎么能不运气呢？再说，如三个月不运气，所有的武功都荒废了。况且她的底子又浅。”

金燕九终于点了头，开了个方子给她。

小伞也不是简单货色，知道金燕九仍在怀疑这中毒之人可能是郭岛，所以也不慌不忙，出了门后迳奔汴京城内佟家大宅。她虽不敢回头却相信金燕九在跟踪她，她只好硬着头皮往佟家走。

大门内有门房，自然要问，她道：“小喜子妹妹要我给她一双鞋样子，我如今送来，她在家里吧？”

门房一听是小姐的朋友来送鞋样子，立刻放行。

金燕九在暗中一看，这才相信，那是因为他未听到二人交谈。

可是小伞却不知道金燕九走了没有？如果她知道金燕九已经走了，她可以立刻回头走出去。但她毫无把握，只好在佟家大宅中东走西穿，然后看见一个静静的院子走了进去。

她怕金燕九在暗中盯上她，不能急着走，必须进屋，但一进屋，吓了一大跳，原来这是佟海的院子。

佟海躺在床上，全身赤裸，但却是侧卧，双腿蜷曲，右手枕在头下，左手托着小腹，却睁着眼睛。自然见到了外面门口站着一位很美的姑娘。

佟海未见过小伞，道：“姑娘是……是何人？”

小伞背过身子道：“我是你妹妹小喜子的朋友。”

佟海道：“那太好了！我带你去找我妹妹。”

小伞冷冷地道：“你大白天这是干什么？”

佟海急忙穿上衣衫道：“姑娘，莫怪！在下正在练功，这叫着睡禅，据说当年华山老祖陈希夷在华山古洞中就是以睡禅（卧龙禅）修炼得道的。”

小伞不想和他胡扯，道：“我会自己去找令妹的。”

佟海道：“还是我带姑娘去。”他急忙穿鞋袜，小伞已经溜了出去，待佟海追出，已不见小伞的影子，他去找小喜子一问，说是根本没有人来找他。

兄妹二人还为此事吵了一架，“猪鼻”道：“你的哥哥不争气，连你的朋友还都瞒着我，怎么？怕我吞了她。”

小喜子以为他无理取闹，懒得理他就走开了。

此后小伞找到了郭岛，把这一切情况说了，两人大笑。笑毕，郭岛忽然抱住了她，四目相接，小伞居然没有大力挣扎，脉脉含情地看了他一眼埋首在他的胸前，郭岛亲她的鼻子和颈部，她有点颤抖。

郭岛道：“小伞，你爷爷有没有怀疑你是为我取药的？”

小伞道：“我相信他是怀疑过的，好在我的谎扯得不错。”

郭岛道：“小伞，你怕你爷爷吗？”

小伞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怕，我只是尊敬他罢了。小岛哥，快

把药吃下去吧！我爷爷说你只是中了‘百日痛’。”

郭岛道：“什么叫‘百日痛’？”

小伞道：“就是要痛一百天，百天后会自动好起来的。”

两人又谈了一会，小伞道：“小岛哥，我要回去了。你近日不会离开汴京吧？我到这客栈能不能找到你？”

郭岛道：“我就住在这儿，暂时不会离开。小伞，你知不知道阴阳门门主和尤月桂在北关外山野中火并的事？”

小伞道：“我爷爷说过，据说也是为了争荷包。”

郭岛道：“双方胜败如何？”

小伞道：“好像是两败俱伤，阴阳门主中了毒，尤月桂中了阴阳门门主一掌和一脚，双方受伤都很重。”

一八

这是东京繁华大街上的一幢民宅，庭院很深，其实这大的宅子，却只有三五人住在这儿。

晚膳时刻，粘刺自厨房中端来菜肴。

她一样一样都放在花厅桌上。有七八道菜，还有点北方的黄酒，桌上点了两根巨烛，烛火跳跃不已。

一位美艳女郎坐在正位上，粘刺站立一边。女郎道：“饭呢？怎么不拿饭来？”

粘刺道：“小姐，你不是每餐都要喝点酒吗？”

这女郎正是乌环，道：“今天没有酒兴，不喝了！”

粘刺道：“小姐，我看你这几天的情绪一直不好。”

乌环道：“你说，我的情绪怎么会好？”

粘刺搓着手道：“我真不知道小姐为何不乐？”

乌环冷冷地：“你真的不知道还是装糊涂？”

粘刺呐呐道：“小姐的心事我……我怎么会知道？”

乌环忽然离席，道：“我不吃了！撤走。”

粘刺一听小姐不吃饭了，有点慌了手脚，道：“小姐，你不吃饭怎么成？将军把你交给我，我的责任太大，万一饿坏了怎么得了？”

乌环道：“饿坏了总比愁坏了好些。”

粘刺道：“小姐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奴才是不是有什么不到之处？”

乌环道：“我问你，你见到郭岛没有？”

粘刺心怀鬼胎，呐呐道：“奴才没有见到他。”

乌环踱到窗口，道：“撤走！而且明天你就回京去吧！我一个人在这儿很好，至少不会有人蒙骗我说瞎话。”

粘刺也有她的苦衷，她向将军报告过，恐怕小姐此番南下是找郭岛的，因为乌环是以刺探大宋军情为由南来的。因此，将军交代她，要全力阻止他们来往。

粘刺目前骑虎难下，不知该向小姐投降还是向斡离不将军投降？问题是，小姐出了岔子，她要倒霉。至于小姐和郭岛发生了什么事，那事还很遥远。

粘刺呐呐道：“小姐，此番南来，受了将军的委托。”

乌环道：“那是你的事，不要干与我的自由。”

粘刺道：“小姐，你是知道，作奴才的难处。”

乌环道：“我知道，不论有什么事，都由我一肩承担，到时候你可以推称盯不住我，你这么说，我爹一定信。”

粘刺道：“小姐，奴才还要唠叨，郭岛这孩子没出息，胡干

一通，再说他是宋人，又是降将之子，根本不可能。”

乌环道：“这些和交朋友能扯上什么关系吗？”

粘刺呐呐道：“可是郭岛很邪，万一……万一……”

乌环道：“万一怎么样？怎么不说了？”

粘刺道：“小姐，奴才不说，你也知道，据我所知，郭岛和上清宫的女冠无垢有过不清不白的事。”

乌环道：“据说’并非目睹，再说，就算是真的，也是无垢那风骚女冠勾引他，他不是那种人。”

粘刺道：“小姐，你怎么不想一想？郭岛在北上途中杀了好几个金兵小头目，又以迷药迷倒了粘罕（粘没喝）将军的公子真珠，抢走了他的一件宝物，甚至还救走了帝姬。一旦被抓到，必是死罪。”

乌环道：“他不会被抓到的。”

粘刺道：“他的武功很差，人虽聪明，迟早会被擒住的。”

乌环冷冷地道：“你似乎很有把握，下次再抓到他，可千万要好好想个计策，可别再用大箱子装入。”

粘刺一震，呐呐道：“原来小姐都知道了！”

乌环道：“我不过是自‘丰都五鬼’焦氏五兄弟交谈之中知道这件事的。你有没有想一想，把他弄回去，对你对郭将军会有什么后果？”

粘刺呐呐道：“小姐，我……我是奉命行事的。”

乌环厉声道：“你奉了什么命？你不过是受我爹之托照料我

而已。你有未想到，郭将军叛宋投奔我国，这要多大的勇气？又有多大的牺牲？你知不知道，一旦郭岛被捉回去而被杀了，对郭将军是多大的打击？”

粘刺呐呐道：“可是……可是他杀了……”

乌环大声道：“他杀了德打是不是？你明明知道，是德打和金国的一些年轻人欺负他是宋国人，先以冰雪掷他，因他不屈，就以十余人之众把他击昏，然后砸破湖上的厚冰把他丢入冰下水中。要不是他的命大，他早就完了。如果他是你自己的儿子，一旦死了，你会怎么样？你说！宋国人也是人哪！”

粘刺道：“小姐，可是上面并不是这么想的。”

乌环道：“我们不要管他们上面如何想？只要是人，都会有良知的，你没看到也该听到，大宋的帝后和亲王驸马、嫔妃等等一路押解北上，受了多少凌辱？”

粘刺不出声，这一点她无法否认。

就连她也以为金将太过分了，宋国割地赔款，数次搜括，罗掘俱穷，有所谓杀人不过头点地，对亡国之君，也未免太狠毒过分了些。

粘刺道：“那是他们的气数已尽，不能怪谁。”

乌环道：“谁也不知道大金国的气数又如何？”

粘刺道：“小姐，说这话可千万要小心的。”

乌环道：“怕什么？这本来就是事实。宋之亡国，和太祖重文轻武有关，而太宗、真宗及仁宗也亦步亦趋，尤其是仁宗仿

该制，于国子监外，立太学以收容八品以下的官员子弟。且准士庶子弟入学，神宗时扩充为八十个斋，每斋三十个学生，可容两千四百人。太学生不仅读书，也干与国事，这几年宋朝国是日非，奸臣当道，太学生风起云涌起而干预国事。可惜上面耳朵软，不听诤言。”

按：当时太学生如陈东等敢于直言，屡次向朝廷请愿，有时人数达数万。上书皇帝请杀祸国殃民的童贯、蔡京等六贼，竟代替了监察御行的职责。有如“五四”学生爱国运动，又与民初袁世凯许日本二十一条遭全国学生反对罢课、游行的情况雷同。

乌环又道：“重文轻武也没有什么不对，但到了夏辽崛起时，宋国就该强国建军。宋之亡，亡在一些奸臣手中，也亡在朝廷耽于逸乐，荒淫奢靡之上。”

粘刺道：“现在说这些……是不是太晚了？”

乌环道：“还不算太晚，宋国还有些忠心义胆的名将，他们南迁之后，上下一心，还有可为。”

粘刺心道：小姐一心向大宋，要是金国垮了，看你还会不会这么安逸？真是少不更事。

郭岛于数天后取回十个皮荷包，想着促狭的事，不禁心头直乐，这时忽然对面来了一人，竟是青城派掌门人“一刀铁剑”阳光。

他所以取此绰号，是因为他的剑只开一刀，另一刀未开。表